

【哲学研究】

“人化自然”概念：马克思环境保护思想的萌芽

王伟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要:“人化自然”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且有着深远影响的范畴。它被普遍视为强调人的能动性 & 主体性的代名词,进而被归结为破坏环境的认识论根源。随着人的主体性被无限拔高,提出这一概念的马克思也被视为主张自然支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遭到批判。实际上,与这种观点恰恰相反,马克思提出“人化自然”这一概念的初衷正是以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为前提的,是为了强调自然对人的制约和限制。因此,这一概念可被视为环境保护的潜在同盟。

关键词:马克思;“人化自然”;环境保护;主体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图分类号:B2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5-0013-04

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面世,关于“人化自然”概念的研究也在持续升温。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手稿》的特殊地位及其不同评价有关,但与“人化自然”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更是密不可分。

一、学界关于“人化自然”概念的研究现状

“人化自然”一词出自《手稿》,是马克思理论中一个耳熟能详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概念。自《手稿》发表后,“人化自然”概念便进入研究视野,成为备受追捧的研究热点。时至今日,学界对它的研究一直处于白热化状态且研究热情有增无减。概括来说,学界之所以会高度关注“人化自然”概念,大概基于如下因素:首先,“人化自然”概念因《手稿》本身的研究需要而被纳入研究视域。源于该文本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手稿》一经发表便成为人们争相研究和解读的重要文本。研究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有主攻文本内容的,有侧重文本结构的,有进行文献整理的,也有挖掘现实意义的。其中,侧重文本内容研究的又可分为对整体内容的宏观把握和对具体概念的微观研究。在对具体概念的微观研究方面,研究者可谓不遗余力,几乎涉及马克思在《手稿》中使用过的所有概念,如交往、异化、生产、分工、市民社会、共产主义、需要、国家、宗教、自然,等等。当然,“人化自然”概念也包括其中。仅从字面意思看,这一概念也至少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研究中不能绕开的一个环节。“人化自然”概念由是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其次,“人化自然”这一词汇本身的导向性极大地提高了“人化自然”概念的关注度。因为在“人化自然”一词中,“人”的位置是如此突出,“化”的动词性质又是这样明显,于是,从词汇学的角度,“人化自然”概念被看做对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张扬也是顺理成章和无可厚非的。于是,对“人化自然”概念作此理解的人们——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还是自然中心主义者,无论是批判马克思的人还是马克思的支持者,都对这一概念有所研究。期间,他们或相互声援,或彼此质疑,或谴责马克思,或为马克思辩护。由此,他们形成了马克思研究的某些流派,进而又把“人化自然”概念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并扩展了新的领域。最后,“人化自然”概念的本真内涵吸引了一批有识之士。对“人化自然”概念进行文本解读后,研究者发现对“人化自然”这一词汇的字面理解是望文生义的主观之见,其结果是遮蔽了“人化自然”概念的本

收稿日期:2013-06-2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青年课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201304090)

作者简介:王伟(1980-),女,山东临沂人,哲学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真含义的同时，也极大地误解了马克思。由此引发的后果小可影响个人的学习研究，大可上升到意识形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意识促使他们回到书本，对“人化自然”概念进行深入解读和研究。

综合上述原因，虽然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人化自然”概念时的初衷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潜心研究为这一领域增添了一大批理论功底深厚且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不论对“人化自然”这一词汇作何理解，不管是强调其中人的因素还是侧重自然的基础地位，人和自然都是“人化自然”这一概念研究中两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因此，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必然涉及人、自然以及二者的关系。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第一次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角度理解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他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阐释的重点在于提倡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强调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背景中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含义。他关于“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观点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并将自然消融于人的首次尝试。这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卢卡奇失足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施密特虽然试图继续前行，但在他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定义为社会—历史概念之时，实际上就已经重蹈了卢卡奇的覆辙。面对由于将自然消融于人而引起的环境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挑战、拒绝和误解，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试图恢复马克思著作中自然主义的中心内容——马克思对自然的异化所进行的批判，进而把马克思定位于自然中心主义者。除了理论方面的努力外，福斯特还把自己的书名由《马克思与生态学》改为《马克思的生态学》，以表明马克思与生态学的联系不在外部，恰恰相反，马克思与生态学的内在联系决定了环境保护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必然是生态主义者。问题在于，在马克思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学界并未达成共识。福斯特却将有争议性的问题作为自己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这无疑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说理力和可信度。

上述三位都是国外知名学者，他们的著作至今被奉为马克思研究中的经典。他们都是在研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涉及“人化自然”这一概念的。卢卡奇和施密特将自然消融于人的做法无疑是对人之主体性的张扬，据此可以推论，他们也是“人化自然”概念中人的因素的宣扬者甚至崇拜者，尽管他们理论研究的功底要比这一结论深厚得多，其研究的过程也要复杂得多。福斯特对自然的推崇接近了“人化自然”概念的本真含义，但他将马克思定位于生态主义者，则有向费尔巴哈倒退的倾向。而费尔巴哈是把人消融于自然的典型代表。在人、自然以及二者的关系上，三位学者大相径庭的结论恰恰证明了“人化自然”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的争议性。当然，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远非他们三位，还有更多的人在关注着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及更加具体的“人化自然”概念。

与国外学界相比，国内学界对“人化自然”概念的研究也是成果丰硕。如果说上述国外学术成果侧重对“人化自然”概念的间接研究，则国内这些研究成果则要直接得多，它们直奔主题，或挖掘“人化自然”概念的意义，如邓喜道的《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当代价值》一文；或探讨“人化自然”概念的形成，如黄楠森、赵广武关于“人化自然”的理解^[13]；或深究这一概念的本真含义，如郭春霞的《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生态价值》一文，等等。

纵观这些观点，它们基本上都是在人与自然改造与被改造的模式下理解“人化自然”概念的。值得一提的是郭春霞的观点，她注意到了“人化自然”的出处，也指出了“人化自然”对人的意识、感觉能力以及观测能力所产生的作用，但她进而又强调这些能力“同样是劳动的产物，实践的产物”。最终，“人化自然”的讨论重心又转到了人的主体性方面。“人化自然”因此被定义为在人的积极干预下发生巨大变化而形成的自然界。这一理解可以借用《哲学大辞典》的表述：“人化自然”是指由人的本质力量所创造并为社会的人所占有的对象世界，是经过人类世代的活动影响和创造的自然。它包含了马克思思想中能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重要内容^[16]。这与马克思本人对“人化自然”的理解是有出入的。诸如此类的认知是将“人化自然”与异化劳动思想相联系的结果，“人化自然”所包含的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被保留并得到进一步发挥，其最终成为人类支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词，也因此成为马克思饱受指责的原因之一。

关于“人化自然”概念的内涵，深入研究者有之，当然也不排除望文生义之人。在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之主体和中心地位者有之，突出自然者也不乏其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因此有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百家争鸣，孰是孰非；众说纷纭，何去何从？要使自己的观点有深厚的理论支撑，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细致地研读文本。

二、“人化自然”概念解蔽

“人化自然”概念出自马克思的《手稿》：“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性、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9]87}这是“人化自然”的第一次提出。顺带一提，这句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本人的用语是“人化的自然界”，我们今天惯用的“人化自然”是对马克思用语的简化。为论述方便起见，本文仍然采用已为人们所习惯的“人化自然”这一提法。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看，“人化自然”的首次出现是与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以及人的感性联系在一起的。该引文表明，人的感觉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结果。而且在这句话前面，马克思还加上了一个限定性的词汇“只是由于”，这就很容易使人以为“人化自然”这一词汇是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高度张扬，以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和主体性的发挥是人的感觉发展的唯一的最后的原因，进而把马克思看做人的主观力量的讴歌者和技术至上主义的推崇者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但是在仔细分析这段话后，我们发现，这种“以为”只不过是一种错觉。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自然界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也自始至终承认感性、知觉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而且正是在论述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主体性是人的感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的那句话之后，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这表明，在“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这一感觉发展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它的“对象的存在”。质言之，“对象的存在”才是人的感觉形成和展开的根源。在这句话的最后，两个“由于”将“人化自然”与人的感觉的“对象的存在”放在了并列的位置。关于这种并列，可有如下两种理解：第一，“人化自然”与人的感觉的对象两者共同作为人的感觉产生的原因，这是内容不同但程度却同样重要的两种原因；第二，“人化自然”是对人的感觉对象的强调，二者是同一种原因，就其重要程度而言，后者甚于前者，是对前者的强调，在这一意义上，“人化自然”是人的感觉产生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此外，从词汇学的角度分析，两个词汇能够并列的前提是二者的性质相同。因此，无论是作为程度相同的两种原因，还是作为程度不同的同一种原因，“人化自然”的性质与人的感觉的对象的性质都应该是一致的。众所周知，对象的性质是客观的，“人化自然”的客观性也就不容置疑了。而且，对“人化自然”的两种理解表明，与对象的客观性相比，“人化自然”的客观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客观性的程度上，两者至少是相同的。由此可见，“人化自然”虽然现在被当成了马克思宣扬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的术语，但其最初提出却恰恰是为了强调对象、自然对人的制约。换言之，马克思使用“人化自然”的初衷是为了标明人对对象、对自然的依赖，是就人的受动性方面而言的。

可见，“人化自然”思想的确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马克思自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已经有了关于人的模糊意识，但他并未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有清晰的认识，此时他的关注点仍然是人的对象，即广袤的自然界。在此时的马克思那里，人还只是处于依赖对象才能存在并且需要对象确证和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受动状态。因此，无论是那种把“人化自然”概念视为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张扬、进而指责马克思主张自然支配的观点，还是那种过分夸大“人化自然”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地位，进而把它作为马克思区别于其他哲学家的独特之处的做法，就都因自身的理论支撑的倒塌而不攻自破了。

三、“人化自然”概念与马克思环境保护思想的关系

“人化自然”概念的解蔽颠覆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先入之念，使其从破坏自然的推手一跃成为环境保护的盟友，首先提出“人化自然”概念的马克思也因此走向了自然支配的对立面并与环境保护有了某种联系。

首先，“人化自然”概念重在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奠定了马克思环境保理论论的根基。自此之后，无论是在成熟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是在晚期巨作《资本论》中，无论是提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之时，还是在将劳动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时，马克思从未否认过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即使在强调工业和社会状况对人的感性世界的决定作用时，马克思也是以自然界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可以说，马克思自始至终都肯定自然界相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并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在这里，这个所唯之“物”就是自然。当然，对自然重要性的承认并非马克思与旧唯物主义者的区别，而恰恰是相同之处，是任何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的前

提。而且,据约翰·福斯特论证,唯物主义是生态学的前提和基础^{[4]83}。于是,在对唯物主义的重视这一点上,马克思理论与环境保护取得了根本一致。而这种一致是前提性的,环境保护因而成为马克思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人化自然”概念有助于驳斥环境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责难,使马克思理论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大逆转。“人化自然”这一概念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这一概念重在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性,体现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根据这种观点,人的本质力量在“人化自然”的思想中得以彰显,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凭借“人化自然”这一范畴横空出世,“人学的空场”之责难销声匿迹,对马克思自然支配的指责却甚嚣尘上,马克思的思想因而有了强烈的反生态色彩,马克思思想受到生态主义者的强烈排拒。如果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将“人化自然”放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我们发现,它最初并不具有这样的意义,或者说,至少它的本义并非如此。随着“人化自然”概念的解蔽及其本真含义浮出水面,这一概念将不再成为生态主义者指责马克思的口实,那种认为马克思自然观与环境保护水火不容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最后,“人化自然”概念为当下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和行动上的借鉴。第一,回顾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有助于从思想高度上认识人与自然统一的必要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经历了屈从自然的奴役状态后,初尝自由的人们高歌猛进,享受着征服自然的喜悦。人类征服自然的行为上升为理论便成了自然消融于人主张。事实上,无论是人屈从于自然还是将自然消融于人,都是把自然放在了人的对立面。而实践证明,将人消融于自然,则意味着人的缺失;将自然消融于人,则会带来环境的巨大破坏。选择人还是选择自然,在这一问题上,“两者相害取其轻”的历史经验是不能奏效的。唇寒齿亡,人和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两者必须同进退。因此,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使人与自然从对立走向统一。有了这种意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内化为自觉的行动。第二,“人化自然”概念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范例。“人化自然”概念是马克思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次尝试,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此一直成为马克思理论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看来,“人化自然”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表明自然对人的限制,即人只有依靠现实的、感性的自然界才能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因为人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以现实自然物为对象,才能确证自己和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同时,马克思也模糊意识到了人及其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尊重自然、在自然许可的范围内行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协调解放将不再是奢望与空想。

在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人化自然”概念的解蔽及其本真精神的释出,为马克思理论与环境保护思想的结合提供了契机,马克思生态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因此有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参考文献:

- [1]黄楠森,赵广武.论人和自然的关系[C]//北京大学哲学系.人与自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2]冯契.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Humanized Nature: the Basis of Marx's Thought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ng Wei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Abstract: Humanized nature is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conceptions of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It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due to its emphasi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human beings. In fact, this conception was for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ure when it was put forward firstly in Marx's work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it, humanized nature will not destroy the environment, but play a great role in the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Marx; humanized na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bjectivity;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责任编辑 崔福林)